

J267
271

景福阁的月

叶广苓 /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策 划:王巨川 张小平

责任编辑:王 成

版式设计:默 石

责任监制:刘青海

景福阁的月

叶广苓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 7226 工厂印刷

陕西华文高科技发展公司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2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418-1617-5/1·439

定价:20.00 元

生涯篇

陕西四才女

〔套书〕

- 偶 然(短篇小说集) 李天芳/著
- 景福阁的月(散文集) 叶广岑/著
- 梦回时节(长篇小说) 杨小敏/著
- 黄河大移民(报告文学集) 冷 梦/著

目 录

生涯篇

我本是散淡的人	(1)
太太与姨太太——老辈故事	(4)
寻找哈拉闷	(11)
戏 缘	(16)
景福阁的月	(23)
母亲的辉煌	(28)
离家时候	(36)
吹鼓手	(41)
伴 读	(48)
红炉上的一点雪	(51)
写在女儿五岁	(55)
说说我们家	(59)
不可以小知而大可以大受	(71)
做个漂亮的老太太	(75)
何尝不想温柔	(77)
拾取逝去生命的碎片	(81)
两处家乡	(85)
文学之缘	(88)
寂寞投阁	(91)

友情篇

恩师、菊花	(9 5)
-------------	-------

不谈文学的文友	(98)
我的河南朋友	(102)
我的父老乡亲——太史公故里行	(104)
朋友要出家	(107)
请拉住我的手	(111)
成熟与老练相遇	(115)
少妇的魅力	(118)
我的女儿在深山	(121)
失意的倾诉	(125)

旅 痕 篇

古战场觅踪	(127)
大宁河栈道话古	(130)
攀登鲁班寨	(134)
杜鹃啼血去不归——记将生命献给秦岭的 北大学生曾周	(138)
昔日匪痕	(142)
野竹坪采风手记	(148)
游鬼城	(152)
翻越唐古拉	(156)
寂寞尼玛路	(159)
身无分文走拉萨	(172)

杂 事 篇

棋 趣	(177)
学 唱	(181)
作 秀	(188)
插图的尴尬	(191)
巧妇难为有米炊	(195)
冯家的猪	(198)
重要的是参与	(210)
杂记数则	(204)
走近足球	(209)
悲凉之美	(213)
女人谈《三国》人物	(216)
上车伊始	(219)
歪打正着的收获	(223)
“触电”，滋味	(228)
信马由缰说剧组	(232)

域 外 篇

飞往东京	(237)
跟着丈夫做夫人	(241)
“联合国”的家长里短儿 ——一串提不起来的琐碎	(245)
鬼迷心窍	(252)
魔法在身的女儿	(257)

目 录

我们是苦力	(263)
洗狗记	(281)
方便小店	(287)
有什么别有病	(291)
巴嘎牙鲁的日语	(295)
与王子同窗	(301)
杂牌军的故事	(306)
他不愿当中国人——留学生百态	(312)
刷碗也疯狂	(320)
东京街头的中国人	(324)
尴尬时分	(330)
买车记	(335)
过马路	(339)
我与犬养警察	(341)
试 赌	(345)
我为日本纳税	(349)
狗熊横泰君	(352)
日本的“半边天”	(356)
杨贵妃在日本	(362)
酸 味	(365)
和尚中泽孝昭	(372)
警视厅的	(377)
日本老太太的北京情结	(381)
猫的悲喜剧	(385)

我本是散淡的人

说散淡，其实是对头脑简单的一种掩饰。玩不了深沉，自然会对会说几句深沉话的人大加崇拜。看别人写出的文章睿智深刻，揭示人生，揭示社会，揭示哲理，不胜钦佩；看别人为写文章呕心沥血，拈须推敲，痛苦得昏天黑地，更窥出自己的浅薄，也想学人家，扎了几回势，觉着太累，太生硬，便自信深沉都是天生的，无论如何是学不到手也培养不出来的。

父母寄望于子女，盼其聪慧、勤奋、深刻，然而我不是那料，常常使他们叹息。还是小丫头的时候便跟着父兄的胡琴摇头晃脑地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那时唱，全然无异于今日唱流行歌曲，既无孔明先生的深邃、潇洒，更不知“散淡”为何物。从孩童角度理解，“散淡”当是“咸淡”，认为人也如胡同口老刘打的芝麻烧饼，有的咸有的淡，味道不一。更有甚者，将大鼓书《西厢记》中“二八的俏佳人儿”错认为“小虾仁儿”，一唱竟错几十年，直至前不久方知数字之

差谬以千里,真是荒诞极了。足见,自幼至今,内心深处只一门地吃,于学问是丝毫不开窍的。怕动脑子,便注定了浅薄,注定了懒散,也注定了走不进那深沉。这倒也好,免得受风花雪月的干扰,也省却了寻寻觅觅、凄凄惨惨的闲愁,留下的是热热闹闹的活,大而化之地活,稀里糊涂地活,有一搭没一搭地活。这种活法,似也可美其名曰“散淡”,尽管其与“混蛋”有着某种近似。

平时不愿爬坡却愿坐车,遇事不想穷追穷究却想简而化之。不顺心也有,不高兴也有,最多出不了半个小时自己就会给自己排解开。某人云:“此次升工资没你,”没就没,十块钱的事,两条带鱼,少去一回菜市就有了,更何况我在减肥;某人出言不逊,找碴儿吵架,便想总得给人一个出气的地方,非我即他,让人家痛痛快快地当回英雄也算我成人之美;雪地里仰天跌一大跤,躺着不想起来,因为从新的角度看,头顶上晶莹的树挂很吸引人;下雨没带伞,索性让雨去淋,别人喊“快跑”,我说你在澡堂淋浴的时候也跑么?

对什么都有兴趣,对什么都想试试。看小孩子们在踢足球,也跑过去踢了一脚,球原地未动,鞋却飞上了二楼阳台,围观者喝采一片,一中年人称:这也是国际水平;到烹饪学校看了回点心制作,家里便连着吃了一星期牛筋般的鸡蛋糕,以致家人谈“糕”色变,很长时间内“牛皮糖”与“鸡蛋糕”二词在我们家的语言环境里发生混淆;为了表示女红精巧,给丈夫缝制了一件屈原式棉袍,样子自然比两千多年前的楚国服装有改进,布费丈六,棉用三斤,缝制出来丈夫却不穿,细问,说是钻进去光想睡觉;也拉过几天京胡,不是松香膏多了便是一换把就跑调,往往开弓不久,屋里人便全部

撤离,只剩下九十岁耳朵已背之公公,远远地坐着欣赏且时有称赞:唔,姿势很好看!后来琴码一丢再丢,便知是人为所致,更有甚为不佳的邻居评论,遂绝此好;自认散淡雅士都得会棋,便于京城购置精美云子一副,日日摆弄。头脑简单很快便应在棋上,只记规则不肯定式,出子完全是“跟着感觉走”,且大大咧咧不计输赢。在日本不知天高地厚,与高手高田宗彦对弈,竟使对方搓着手出不来棋,惊呼:棋无招式,已达出神入化之境,非高人能所为。在国内与铜川黄口小儿黄璐对阵,只走五子,对方便不再投棋,送我一个字:臭!后来只好和女儿下,小丫头头脑比我利落,双方越下越上瘾,每日不杀个鸡飞狗跳墙不算完。下的结果是孩子期末两门考试不及格。老师找家长,丈夫出去听训,归来一言不发,将棋子全部抛上房顶……

什么都爱,什么都不精,就跟手头摆弄这些文字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瞎撞,谈不上风格,更说不上流派,一支秃笑,哪儿都想伸,时而历史,时而现代,时而传统,时而意识流。杂七杂八也弄出不少,试着想凑个集子,一看那篇目,整个儿如京城卖的大杂拌儿,甚至让人怀疑是否出自一人之手。唉,只得由它去了!至此觉悟,散淡的便是散淡的,永远认真不起来,今后只能信马由缰地去写,我行我素地去写,成不成气候全不在意,好在陕西别的缺,作家不缺。

太太与姨太太

——老辈故事

无论是当面直呼还是背后指谓，满族人都称祖母为太太，我小时候也一直这么叫，自己未觉得丝毫别扭，因为那里毕竟是北京，是旗人集中之地，我说我太太如何怎的，尽人皆能理解，无一产生误会。

我们家有太太和姨太太二位祖母，太太是旗人，娘家有权势，其娘家兄弟来探望时每次均备厚礼，肃容上坐，气焰逼人。人们称太太时爱在前面加上一“秃”字，我以为是无发或少发，但自从在一张照片上欣赏过伊那满头翠钿与珠花之后便大惑不解，问家人：如此绿云绕绕何以言秃？答曰与祖父口角，一怒之下剪断青丝，因获秃名。祖父崇信释氏，常居寺院不归，尤常去西山潭柘寺，逢有重大节气，寺里也有人来家走动，彼此往来，互有利用。清末，传言潭柘寺出了“大仙爷”“二仙爷”，且甚灵验，由此京西路上，善男信女接踵于途，酒肆茶棚相挽于路，很是热闹。所谓“大仙爷”与“二仙爷”，实则是两条菜花蛇，被和尚们宠在神龛内，用

玻璃罩儿罩住，供人瞻仰，其情其景大约与今日在动物园爬虫馆观蛇相差无几。那两条蛇终日盘作一团，偶尔缓缓移动，吐吐芯子，遂算给足了面子，惹得一帮男女受宠若惊，叩首拈香，欣喜若狂。我的祖父最后一次赴潭柘寺即在此时，虽是京城显贵，也给庙里送了不少钱米，却也未见受到怎样的热情款待。大寺院的僧人与国家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敏锐的嗅觉绝非一般人可比。对于祖父，他们深知此时之爷已非彼时之爷，那炙手可热的权势亦将随着大清江山国势的倾颓而消失殆尽。结果，那漫不经意的冷淡，那推以各种说辞的怠慢，使我的祖父在这座自元代起便名驰遐迩的古刹中生活得并不愉快。加之京城祖母吵闹，姨祖母的推波助澜，祖父愈加不快，矛盾愈加深化。有人传言，祖父去庙中居住，是为了某一小尼。其实潭柘寺是僧寺而非尼庵，潭柘寺附近更无尼众，此类传言纯属子虚乌有。然而我的太太却坚信不疑，着人将祖父拉回家中要他“说个明白”，吵闹激烈时太太用剪刀剪去了头发，理由是既然祖父喜无发之尼，她不如也了却青丝，博祖父之爱。众人畏惧太太刚愎自用的性情，无人敢拦。此类戏剧在这个家庭中并非首次上演，专利权应归乾隆之后叶赫那拉氏——本族嫡亲姑奶奶。在当时，乾隆与她的长期不睦已经众所周知，当乾隆正以中华帝国自得，欣赏自己的“十全武功”时，后院起火，即便是万乘至尊，也不得不急急回銮，关起门来处理家事。后宫内燃起的猜疑、嫉妒之火，使那拉氏将自己一头乌发剪却，与皇帝从此恩断爱绝，再不相亲，以至死后陪葬东陵，也冷冷地远离着她的大行皇帝。或许仿此先例，太太便毫不犹豫地，轻松地将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不成模样。这在

当时颇为轰动，西城的舅爷带人来家中一通好闹，致使这个家族元气大伤。自此，人们呼太太时往往爱在其前加“秃”字，虽难免有失敬之嫌，但太太乐于接受，她要以此“秃”字与祖父较劲，也与那压根没出现过的尼姑抗衡。这一切我当然没见着，这场纠纷在叶氏家族展开时，我尚不知以何种形式在冥冥中飘荡，当我以人的结构在这个家族出现时，祖父与太太均已做古多时，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见到的祖辈只剩下了姨太太一人。听说姨太太进这个家门的时候貌甚美丽，做饭的老王初见姨太太，竟吃惊地将一摞细瓷碗打碎，那时伊只有二十六岁，届时祖父已是步履迟缓，须发幡然的老翁了。老夫少妻，我难以想象他们之间究竟有多少共同语言，但也正因了这悬殊的年龄，才使我与姨太太在这个家族中得以相见。母亲说，我尚在学爬时便由姨太太看护，那时她下肢已瘫，终日靠在窗前的炕上，观树影的移动，数雀儿的飞落，寂寞无比。我每被母亲放在她身边，她那冷漠的眼神才有了些许生气，对她来说我毕竟是个活物啊。我在懵懂中能有此“善举”，能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以喜悦和安慰，这不能不感激我贫苦家庭出身的母亲，感激她之所以为“南营房的穷丫头”才有的善解人意，感激她的爱心与善良。母亲说，每天早晨姨太太都早早地用刨花水梳了头，将身子周围收拾干净，眼巴巴地盼着我了，母亲抱我进屋，先给姨太太请安，再由我给姨太太表演“虫虫，虫虫飞——呀，拉屎一大堆呀”之类把戏，然后才将我放到炕上。母亲用长枕头将炕沿堵了，怕的是万一我掉到地上，姨太太无法把我“捞”上来。堵过炕沿，母亲再为姨太太沏茶点烟，待她抽过几口说：你忙去吧，这才道声：让您受累了，缓缓退

出。接下来便是我的节目了，偌大土炕几番纵横爬滚之后便在姨太太的扶持下开始学习站立，而后便会自己扶着窗台蹒跚移动，而后又学会撕窗户纸，捅窟窿，实在无奈了便是哭喊哭闹。这时，姨太太就会拿出一些她认为不会使小孩子发生危险的物件给我玩，诸如铸着福寿字的小银镲子之类。据说我当年曾毫不犹豫地撕过一张某皇帝写的斗方，母亲吓得变了脸色，并非认为大逆不道而是视为不吉。姨太太却说，撕就撕了吧，这位皇上也不是中兴时期神强力固的君主，窝窝囊囊的，写下的字有此结局也不为怪，倒是这丫丫有此奇举，将来不知应在什么上。母亲拍打着我说，一个丫头，能怎么样？的确，撕过皇上手迹的我却也没“怎么样”，倒是随着时代前进迈进了新社会，当了真正的国之主，家之主。我曾问过大伯母，自家人为何毫不避讳地在太太前头冠以“姨”字，且此“姨”全然不含血亲之语义，纯属鄙视不屑之口吻。大伯母说，妾终归是妾，到死这个“姨”字也是取不掉的。姨太太出自苏州，并非京师人士，汉人，是祖父从八大胡同的妓院买来的，其家世情形从未听她谈及过，不过从女孩儿时即被卖入娼家，也可见其家境之贫寒悲惨，内中的隐痛想必难与人言。姨太太被买入时，祖父已有四子一女，看来绝非为延续子嗣而纳。有亲戚说，祖父所以敢冒太太之醋雨酸风而不顾，很大原因是倾倒于姨太太那口漂亮苏白和那使人柔肠百转的昆曲。然而姨太太自进入叶赫家门，一改过去作派，敛气吞声，谨慎度日，再不开口吟唱。为此祖父大为恼火，却又奈何不得，很快对伊失去了兴趣，令其独居西跨院小屋。姨太太深知祖父年事已高，难以长久凭恃，太太性情又烈，非容人之辈，遂竭力奉迎几位儿

媳,以求在家中立足,其用心之良苦,想来让人心酸。

在很长时间内,太太的刚强猛烈与姨太太的凄婉柔弱成了这个家庭色彩鲜明的对照,响亮京腔与绵软苏白的强烈反差,使得这个家庭的孩子们常常发生语言上的混乱,发生北调南腔,不伦不类的情况。太太在性情上冷峻刚毅,在政治上,在子女教育上也是一点不糊涂的。清室退位前夕,京城有人密传,说袁世凯要将诸皇亲显贵驱进皇宫,关在北五所的空房里,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不共和便不放人。这一来非同小可,各王公近支纷纷逃避,醇王缩在府中再不上朝,恭王避往日本人占领的旅顺,肃王去了德国人占的青岛,庄王住进了天津租界,大部分与清廷有瓜葛的人也躲进了东交民巷……当时有人奉劝祖父寻地暂避,祖父说,时至今日躲避岂能奏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依着旗人的心愿自然盼的是大清国兵强马壮,铁打江山一辈辈传下去,皇上存在一天,大家就跟着享福一天。可问题是眼下要钱没钱,要兵没兵,人心全变,连王爷们都跑了,偌大江山让个不懂事的孩子和女人撑着,孤儿寡母,又向谁要主意去?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革命党答应不伤皇上和太后,还是以退位为上策。若是硬抗,京畿地区必定兵祸大起,百姓受害。太后能使江山社稷善始善终,德莫大焉。有人说这番话实则是太太说的,因为祖父那时已病体沉重,昏迷糊涂,病榻之上决说不出这等有板有眼的言辞。总之,究竟是祖父还是太太所发之议论,对这个家族已无多大关系和实际意义,事实上,精明的太太早已将她的儿女作了安排,留洋的留洋,学工的学工,除了大爷从政以外,三个儿子均各有所长,与一般只知提笼架鸟熬大鹰的八旗子弟拉开了距离。太太的逝

去正如她的性格一样，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据说伊一日正坐在炕桌前抽烟，大爷将荣获袁世凯所授文虎勋章的事说与伊听，太太接过那张证书，视之良久，未发一言，最终用手点了点那上面的字，要说什么也未道出，就溘然去世了。有人说是乐极生悲，因喜而伤心，但更多的人说是气的，长子为袁世凯谋事，已为不肖，又弄出个什么勋章来，气也把老太太气死了。我去年回京省亲，七兄把这张证书拿给我看，这是太太临终时的症结所在，我企图从这张极平常的文件中寻出那位经历过改朝换代的祖母的思绪，但是没有做到。

儿时我曾听父亲和三大爷谈论过他们的母亲，如何有胆有识，如何怜爱他们，如何含辛茹苦，如何是巾帼佼佼者，但我从未听他们谈过姨太太。有一回我指着西跨院的小屋问他们姨太太是不是像人家说的那样漂亮，他们说，姨妈么——她自然漂亮，丑夫人俊太太啊。我注意到了，他们对姨太太称“她”而不是“您”。“他”与“您”在老北京人口中正如“你”与“您”，是很有分寸，很有讲究的，不可随便乱用。父辈们对姨太太称呼的一字之差，使我对姨太太在儿子们心中的份量，在这个家族中的位置一目了然。母亲说，姨太太不知害了种什么病，晚期十分可怜，口腔里的肉一块一块往下掉，全身糜烂，体无完肤，脓血满炕，污秽不堪，除了我的母亲送茶送水，去照顾外，西跨院终日无人迈进。最后几日，姨太太拼着力气向人哀求：疼啊——来个人哪——看看我——没有人应声，没有人去，更没有医生到来，致使这位在这个家庭中作了几十年姨太太的江南妇人在凄苦孤寂中带着对人对世的无限疾恨与绝望愤愤离去，死不瞑目。每次